

題目	《重複與暫停—穿透實驗電影的光》—高重黎的影像「史」	
發表人	豈非	
發表日期	首次，日期 2012-01-31	
評論對象基本資料	活動/節目/作品名稱	2011 台灣國際實驗媒體藝術展《重複與暫停—穿透實驗電影的光》
	作者/編創者/導演/策展人	
	主辦/發行/演出/出版單位	
	發表時間	2011-11-18
	活動地點	
完整評論文章	<p>走進繁華市中心的小巷裡，推開沉重怪異的門把，透明玻璃門後不是影展慣有的售票口、海報陳設，映入眼簾的是一個架高在天花板上的機械裝置，此時，名為實驗電影的影展，且只有一位參展藝術家的高重黎正向參觀的群眾解釋作品《Arise!》光化學機械式活動影像裝置的構想與計畫。</p> <p>活動影像的裝置當作一個自動運轉的放映機，放映在牆上的影像內容與藝術家先前作品《反美學》鉛筆手動繪畫十分類似，它們同樣試圖在手製機械影像裝置的八釐米膠捲裡，上映影像最初的原始狀態，一張張的鉛筆圖稿在連續的放映時間裡「動」了起來。透過藝術家介紹，參觀者得知影像的形成控制於八釐米影片膠捲每一分鐘的循環放映，機械裝置是放映機也是攝影機，每一次影像的循環放映便破壞了原有攝錄的影像，八釐米膠捲上紀錄了每一分鐘的毀壞痕跡，放映 / 影像的時間因此遺留在每一刻影像的重複出現與重複消逝的循環裡。從這自行組裝的手動影像裝置，及自製鉛筆繪稿的放映，藝術家已然超脫了「媒體」(media)的機具性使用，而進入了對「媒介」(medium)的純粹性思考，影像在每一刻被呈現，也在每一刻被媒介消融，影像因而總是可能流動地存在，存在於某個時間性的剪接、分割、延展之中。</p> <p>對媒介的思考是當代藝術創作的重要特徵之一，然而，今日標示《第二屆台灣國際實驗媒體藝術展》，還是引起觀者不禁忖度，看到的是一個影展，還是當代藝廊裡的媒體藝術展？「裝置」的器材與藝廊的場地，</p>	

令人恍若置身在當代藝術著名的裝置藝術現場。策展人劉永皓在接續的論壇活動裡提到，影展不在於關心電影與當代藝術的共同性，而是兩者可能的連接點在哪。那麼，除了影像與媒介的純粹性思考外，或者可以藉由《Arise!》此類裝置藝術對影像的拆解，來瞭解藝術家另兩件作品如何把流動影像的純粹性轉化為對電影呈現與敘述上來思考。

展場左手邊角落放映的是影片《我的陳老師》（8mm 轉拷 DVD 放映，27 分）與《持放映機的人》（80 張幻燈片與聲音，24 分）。《我的陳老師》延續《Arise!》的八釐米膠捲使用，另外再加上翻拍自幻燈片的影像，藝術家稱之為，放電影也是看電影與拍電影三者同時在場的紙戲幻燈。影片的內容明顯地用描繪陳映真的圖像與剪接的記錄影片表達了對陳老師的尊敬，《樹人》鉛筆動畫，被藝術家稱為是以陳老師為發想的創作，接近片尾的字幕流動著「作為一個有善良意願的人」「他就是陳映真，我的陳老師。」之後是藝術家持著手製放映機拍攝街景、公園的影像畫面，觀眾看到的不是縫合攝影機視角的景色，而是看到了攝影機鏡頭背後的運轉拍攝。兩部影片的接續放映，充滿各種異質性的影像，而這樣的影像也多少反映了藝術家口中的「陳老師」總在邊緣進行避免敘述性、抵抗性修辭，致力去殖民化運動的一生。

展覽現場另一個小房間放映的是另一件幻燈機與錄音帶裝置結合的作品《人肉的滋味》。幻燈片底盤機自動放映藝術家的手繪圖像、社會影像、歷史圖片與藝術家父親照片等 80 張幻燈片，而底下的錄音帶則播放藝術家的口白，第一句開始述說的即是：「我是一顆子彈……」。隨幻燈片的間隔播放，藝術家的聲音像念稿般地訴說自己父親隨著國民黨撤軍來台、身體裡還留著一個子彈的歷史。個人口白聲音的「敘事」背景，錯落重現著當時國民黨撤退來台，社會轉變與父親生活照片的幻燈片，一個國民黨老兵的形象因此與二次戰爭、國共內戰的歷史結合一起，配合著藝術家特地援用的法農（Fanon）詞句，不難看出藝術家想要突顯去殖民化戰爭的抗爭行動與血腥暴力。

從影展（或展覽？）出現的這三個作品來看，展覽所顯現的電影與當代藝術的接合點，即在於純粹性的影像如何地與電影的敘事性內容形成連續與不連續的關係。或者從作品拋出的內容裡，是影像如何「呈現」歷史的問題。影像與歷史在此並不是影像反映真實的古老哲學命題（註一），而傾向於作為影像的創作者當下如何面對國家敘述歷史之中，個人的真實處境與再次重述歷史的可能性問題。《我的陳老師》與《人肉的滋味》恰巧呈現兩種影像企圖「表述」與「回應」歷史的方式，一是影像敘述歷史的衝動；二是影像形成的感知暫停與空白如何回應了命名歷史的被拆解、被重新思考的可能。《我的陳老師》帶有尊崇意味地呈現高重黎眼中陳老師的一言一行，配合剪接真實存在的社會影像（陳老師參加反伊遊行、演講），形成了一部企圖建立一個偉大之人在反抗運動與家庭、友人生活情景的類紀錄片。《人肉的滋味》幻燈片與口白兩者的停格錯位，打破了一般觀影經驗的想像力介入，一張接一張幻燈片

喀答聲的暫停中，形構了對跳躍、中斷的影像，甚至有時是無聲、空白化影像的頓挫經驗，觀影者主體慣常的感受性被擾亂，聲音口白時而出現時而消失，觀看者單純捕捉的只有影像出現的當下，與可能來不及聆聽的述說，在觀看的感性經驗裡發生了現實時間與影像放映時間性的差異。

高達曾在《電影史》裡以括號的 *histoire(s)* 暗示歷史的複數性，在被命名的歷史裡隱蔽著被忽略與被屠殺的個人歷史。《電影史》中，他有意地特別剪接當時的好萊塢影片來嘲諷當時電影業對猶太屠殺事件的漠視。他所剪接的好萊塢電影影像交疊著歷史中受難的小孩，穿插著斷斷續續的聲音與口白，螢幕上的修辭字句的出現與留白的間距、無以名狀的聲響以及重複敘述的聲音，不停地中斷影像放映的連續性，彷彿集體共識之外被排除的他者聲音不間斷地侵入放映的影像。電影的影像不再是影像，而是如 Jacques Ranciere 所說，高達剪接的影像是「影像-構句」(sentence-image)。「影像-構句」取消了電影影像臣服於文字構句慣有的理念性敘述的血肉，而讓影像佔有主動性與分裂性的力量，它接納各種混沌、異質的並列群，且推拒同質化吸納與共同性的串連，「影像-構句掌握巨大並列群的力量，並抗拒任何陷於分裂與共識的狀況。」(註二)

高重黎曾自述作品希望脫離已經習慣被餵養的世俗影像，而重新要思考電影作為流動、時間性的影像的原始面貌為何。影像的流動所啟動感官感覺的時間性，電影與音樂的偶然結合，那是「假裝不認識的認識」。(註三)在《人肉的滋味》裡，幻燈片與錄音帶的各自存有卻又彼此交錯，聲音的停頓與社會影像、檔案圖片、手繪創作與電腦模擬圖的各種異質性影像的同時呈現裡，他製造了影像與聲音 / 構句上原有結構的中斷，關係不明的異質、散裂的交互存在，形成了一場感受性上的「異識」經驗。

展覽標題的「重複與暫停」，策展人提及「暫停的概念是在觀眾去觀看時強迫觀眾去思考影像連續性的問題。」(註四)於此，影像的暫停，製造了我們對命名歷史與合理化敘述的感受性暫停，從《Arise!》光化學影像的影像重複循環、《持放映機人》影像的觀看角度顛覆、《人肉滋味》的暫停與停格、《我的陳老師》個人史的建立衝動與異質影像的同時顯現，延伸在命名歷史之下是一張張隱蔽著的個人生命史的影像顯現，但也只是「一」次影像的暫時凝聚與出現。影像與歷史的關係迴避不了那是需要在如何敘述與如何在媒介的基礎上，進行的辯論性思考，如同高重黎的光化學裝置的時間影像，影像的出現總在媒介播放與毀壞的悖論之上，它的敘述性總在下一秒自身出現與下一秒自身消滅自身的狀態下被組合與也被消散。影像怎麼呈現歷史的複數性，或說，透過歷史怎麼呈現影像的複數性，高重黎的影像「史」相互對我們拋出了一個可能。

	註釋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影像與真實再現的關係，已成為西方談論影像美學時重要篇章，例如柏拉圖洞穴之火的隱喻與宗教上耶穌臉部紗巾的印跡等。2. Jacques Ranciere, <i>The Future of Image</i>, London: Verso, 2007, p.45-46.3. 《重複與暫停—穿透實驗電影的光》展覽手冊，頁 9。4. 《重複與暫停—穿透實驗電影的光》展覽手冊，頁 3。
	參考書目	